

# 造田之末

◎ 姚国磊



从小船口朝北一路直行七、八百米，一片稍平坦的沙滩上，建起几个院落般的工棚，工棚正对面是烟波浩渺的滇池大海，每当天晴水暖的时候大家还会选个代表给拿衣服，三三两两跑到水里游泳去一公里外的食堂打饭呢！

旭日东升，茫茫海平面撒满了金色，出水大沟临近入海口的滩头上，一大片水域金鳞银脊泛起朵朵浪花，时时晃射出束束耀眼的光彩，成千上万的鱼儿熙熙攘攘向沙滩上跃动，黑的、红的、白的、白花、黑花、红白花、三色的鲫鱼目迷光彩，今晨是逢鲫鱼赶潮的日子！

赶潮的鱼种类比较单一，就是鲫鱼和白鱼两类，其中白鱼也是单一的，如：红尾白鱼，

油白鱼，小白鱼等，每次就只会出现一种，可能就是常指的物以类聚了吧，赶潮持续时间多为两三各小时，在这个时间段，鱼儿可信手拈来，要哪条捡哪条，所以成为了大家休息天唯一带回家的土特产！

顺入海大沟逆流行百余米，一个三十余亩水面的水塘是原公园水上乐园，塘中的湖心岛留下的几踩踏步宛如可见放舟登临小憩的弱碧少年：塘西埂旁，酷似龙头般的水管高高昂起着，每个龙口下方都挂着个吸水底阀的铁丝网护篓，几个龙嘴常常向塘中突涌出一股股滂流；骑跨在龙身上是一幢破烂不堪的木架房，快要散落完的墙席还不消停地噼里啪啦的在风中着响，"

围海造田临时抽水泵站"! 部队值勤警卫已更换为当班人员臂上的袖套了! 实际不会有坏人来被坏得, 主要是怕有其它工人, 学生误从这里走, 掉到沼泽里。

“历经”了半年多的风雨, 斜顶坡上的油毛毯都铺了好几层, 唯一的一面墙, 因室内挂着起动柜, 为防雨水已全加钉了一层木板; 转进室内, 木板搭建的平台一直铺到“吸水井”边, 进出水管及水泵都是裸装在木板上; “吸水井”就是个多层高低错落的木桩围挡着地深坑, 俗称“加密梅花桩吸水井”, 距木板墙十二、三米, 顺墙一溜放着二、三个烂席子卷筒, 白天为座凳, 晚上做睡袋, 一个火塘除了草煤灰就剩下未烧完的鱼骨了, 整个抽水站约三百多平方; 从北而来的滚滚水流, 朝着这里汇来, 水面上大大小小漂浮着许多干缩的草煤块, 一会儿被木桩挡住, 转几个圈又汇入行列, 推拥着进入这一条不知源头但打满树桩的疏水沟里, 疏水沟约七、八米深, 尽头就是“吸水井”, 一万多亩海面的水都汇集到这里, 由水泵抽入大海!

在大坝合拢到加高加固期间抽水泵还要多些, 以三个单位为主: “水泵厂, 电工厂, 自来水公司”但都是流量为一、二百左右的小抽水泵为多, 随着水面缩小, 水泵也逐步随之拆走, 最后就留下这七、八台水泵控着水了, 泵房和单位也仅此一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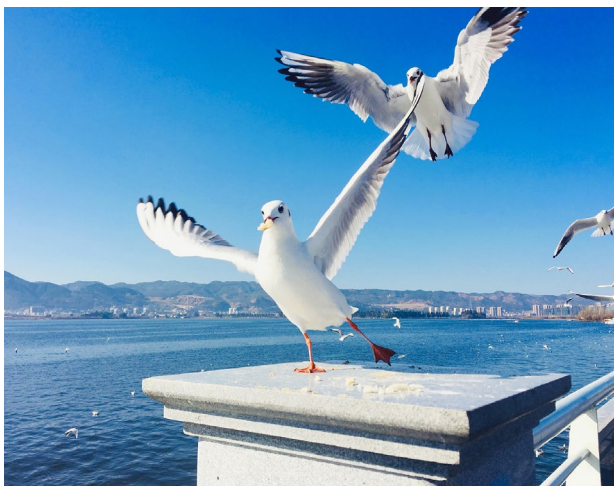
打在疏水沟旁的洋草果(桉树)木桩上, 发出娇嫩的绿枝, 新添的几棵又自然地提起了五、六十公分, 看来今天白班又的要打它几下了, 泵房上班已由早期的三班倒精减为三班二运转! 经常有车送木桩到泵站来, 都是从西山上选材砍来, 最短三、五米, 最长七、八米, 木桩须自己加工成桩尖四棱、三十度, 桩头双环扣铁丝搅接: 木桩主作用是来稳定沟埂得, 但海子中所有的沉积物都是腐质有机物, 含水率高时有流动性, 含水率低时有收缩性, 所以水浸湿部分易液化, 形成沟道堵塞, 无水部分开裂崩塌, 并且受到收缩挤压推动, 出现桩身上升的现象!

早晨蓝色的天空出现了几条带状白云, 久久不愿散去, 雨要来了, 得抓紧做好增开水泵





的准备：水还有些扎凉，做完交接班后，间空关停了二台泵，拎着三、四公斤的石制打桩锤，打了几棵长高的木桩活动活动身体：脱衣下水，抱着吸水管一直潜下二、三米深的水底，排除底阀缝隙中的草垫、木块或鱼骨杂物等：有时遇到浮来的放线桩，或被强吸进来的鱼尾，卡在阀缝中无法取出，就只能拆卸管子了；木板平台上长长的固定一棵外悬木枋，竖管用葫芦



稳固后拆卸螺栓，在用一水平葫芦拉拽上来，清除杂物，试底阀完好后回复至原位备用。

有时夜班泵内发现有异响，关停后由白班拆除泵体大盖，清出鱼体及堵塞物；一般多为鱼骨架，因肉可打烂出去的，墙后的出水管口

下方吊着的铁丝网篓就是接鱼块得！草海俗称滇池的“鱼窝子”，实际并不夸张！

记得庚戌年初某厂电工：三十有余，技术是没有说得，出奇的好，常出入各个泵站帮忙解决故障；一天泵站电话响了，“喂！找谁”，“等着，就去叫”，值班员放下话筒向另一个泵站走去，一会“喂...，妈...！好...、好...、好...，有事等我三十号回来说，吃的，吃晚饭，多整点菜...！当然，要补补春节的过年饭呢！好...、好...、妈...，行了我挂了，菜我回来做给你吃嘎...，好了挂了”！放下电话又原路返回去了！“头脑不够，这个月只有二十八天，哪来的三十号呢”！值班员甲（女）一边从铁丝网篓中拿出两块鱼放到火塘柴火上，一边用奇怪的眼光望着他的背影说到。值班员乙吃着蘸盐鱼块答到：“难免，都会一时转不过来，听来对他妈还是个孝子呢”！随手把吃剩的鱼骨扔到煤火中，烧得叭叭炸着响，“听说他五一要结婚了”！甲边翻烤着鱼说了一句从什么地方听来的马路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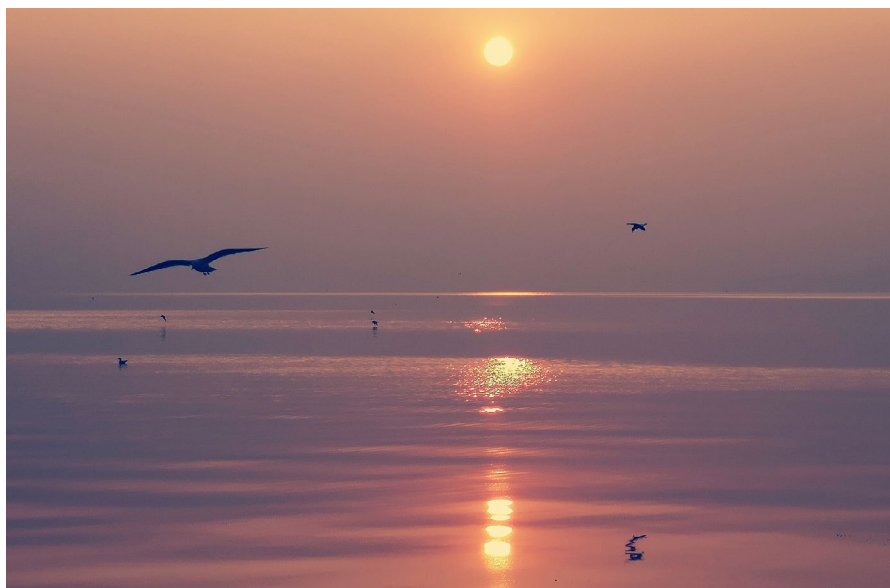


二十七号那天夜班记录：“多云见晴，抽水泵全开，机温、电压、电流正常，水位无明显下降”；地上厚厚的霜霄已结成了一个硬壳，走在上面嘎叽嘎叽的响，倒挂在房檐口上的冰凌在阳光下眩晃眩晃得，一时半会不会融化，

几个泵站房顶上方，夹杂着鱼腥味的青烟悠然地轻轻向上飘浮着，一丝风都没有……！

临近中午工棚外传来：“死人了，麻死人死了…”！惊恐的叫声把正在睡觉的人们惊醒，值班员一路跌跌撞撞叫喊着朝工棚跑来……！

龙嘴里的水停了，早已习惯了的嗡隆声没了，周围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只有挂在龙口下方的铁丝网篓中的鱼块滴滴答答的滴着水，机房的木板架上人渐渐围了上来；吸水井中白花一片，五六条巨大的鱼时不时摆动一下头或者是尾，已是奄奄一息，一米以下的鱼基本



都肚皮朝天了，草煤干滩上一条二米不到的鱼还能动几下，随着浸湿的水迹只见电工合衣仰卧躺在地上，湿淋淋的工作服滴着水珠，一只布鞋还套在脚上：不一会儿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来翻了一下眼皮，“死了”，说完拎着木制的药箱走了……！大家到没出声，人们没有什么表情地慢慢散了……！

随着天边最后一丝晚霞的消退，夜幕降临，满天星斗不明不暗地晃动着，接班的路好像有些难走，特别是高高挂在泵站房顶角的那盏白炽灯，没风都在一晃一晃的，把地上的蒿草影拉的一会长一会短；泵房没开机周围一片“死





静”；借助吸水井上方檐口上挂的两盏灯光，小心意地瞥了一眼“事故现场”，水面上的鱼都死了，直条直条的满沟、塘都是，干滩上的那条也死了，人好像还躺在那儿……!!“不对，中午已见用席子抬上车拉走了”！自己吓自己！“那是稳固吸水管悬出去的木枋头的影子……”！自我安慰！

虽然不抽水了，班还是要值的，但是眼睛老是不由自主地，顺着高压柜下端引出来通到吸水井里的那根黑黑乎乎的专用来触鱼的胶皮电线上望去，“电线一会变得粗粗的，一会细细的，一会电工顺着电线爬了上来，一会没有人只是电线自己悄悄的一节一节的收缩到高压柜里。电工！电工独自用双手指紧紧地扼着木板边，用力从水塘里探出半个身子，因用力过大，那张青紫色的脸比才捞上来时还要扭曲许多，特别是那双黯然呆滞的眼睛”!!幻觉！幻视！幻想！

“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则清净心生”！快转移思路，在席卷筒上坐一会，房后出水池塘那边走一会，天边还是不见亮光出来，今夜怎么那么的长……!游荡了半天清净心有生成，反是瞌睡战胜了恐惧，穿进席筒呼呼大睡到天亮……!

第二天组织全体人员把水里的鱼全捞上来，小鱼用席包装，两人抬一包，大鱼用杆子抬，特大鱼用杆子从腮中穿过两人扛一条，还拖在地上一大节，不得不叫个人抱着尾巴一起交到指挥部，十多个人还跑了好几转呢！

泵站嗡隆作响的声音又传出来了，龙嘴还是突涌出一股股滂流，工作一切如旧！

停电~抽领扣，开泵~灌引水，加桩~固塘埂，捞渣~搅底泥，加油~擦机泵，工作五项，剩余时间就是看书、听涛、观海、捉鱼好不自在，好日子不长，还没有等到看见“沧海变桑田”抽水泵站就移交给农场了！

